

刘亚洲著



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



YIGE NÜREN HE YIGEBAN NANREN DE GUSHI

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

刘亚洲
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·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##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

Yige Nüren He Yigeban Nanren De Gushi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9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5\frac{1}{2}$  插页 2

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7,300

---

书号 10019·4089

定价 1.20 元

## 目 录

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.....	1
将军的泪 .....	35
开国皇帝 .....	48
攻击，攻击，再攻击 .....	92
人与牛 .....	157

##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

1 营长陈淮海趴在主攻连的进攻出发阵地前观察南山，通讯员告诉他，团司令部派来协助指挥的参谋到了。

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，一惊。偏偏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人——作训股参谋罗一明。

他立即涌上一股对团长的痛恨。这家伙明明知道那已经泛滥得不成样子的谣传，却偏偏让我们聚头，而且是在这厮杀场上。

他甚至回过头望了望身后的大虎山，团指挥所就设在那里。大虎山与南山高度相等，又挨得很近。阳光下，大虎山半山腰有许多闪烁的亮点，那是望远镜。在某一具望远镜后，团长正望着我哩。团卫生队的救护所也在那里，她是否也望着我？

他转过脸来望着钢盔下那张清秀的面孔，心里叹了口气：在这里碰上罗一明可不痛快。

敌人一发炮弹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爆炸，将三个披着伪装网等待冲击的战士撕碎了。血同时溅到他俩身上。

罗一明蹲下身去使劲揩净衣服上的血，这个动作令陈

淮海感到酸酸的。罗一明有洁癖，可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片刻后，鲜血会象太平洋一样汹涌。

他猛地觉得自己理解了团长的意图：战场最无情，战场也最有情。是想让我们在死前握握手呢。

他心里更不好受了。和我一样，罗一明也成了死亡候选人。他不该。他有家。还不知他对那传言是否有所闻。很可能无所闻。都说受骗的丈夫总是蒙在鼓里，他准在鼓里。他受骗，而骗子是谁？是我么？

他赶忙背过身去，他觉得自己脸热了。

陈淮海碰上了几件难堪的事情。其一，最近他成了全团议论的中心。这种议论是有颜色的。他的名字和一个女人的名字被一张张口儿共同传递着。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已经是一个故事了，一个男人和一个漂亮女人呢？一个男人和一个已婚的漂亮女人呢？而那已婚的漂亮女人又是自己好朋友的妻子。

罗一明的妻子，是现在大虎山救护所里的那个人。

十五年前，陈淮海和罗一明一起穿上军装。他们的友谊和他们的军龄一样长。陈淮海直到今天才发现，过度的信任与相知也许是一种错误。友谊一旦进入最高境界，朋友间相处，都是一份无心。朋友的就是自己的，自己的就是朋友的。与朋友相处，是份自然；与朋友的朋友相处，也是份自然。他和许多象他一样的人是不羁的。

你无心，别人有心，你自然，别人替你不自然。有很多人愿意替别人不自然，而且乐此不疲。

陈淮海没有结婚，女人中，接触最多，相处最好的就是朋友的妻子了。这种事情是没有开头的，但有高潮。那天，罗一明到师部开会去了，午饭时，陈淮海来到一明家找好吃的东西。那女人为他炒菜，一粒煤灰飞进了眼睛。“帮我弄出来。”她对陈淮海说。陈淮海翻开她的眼皮用嘴去吹。那是他的脸第一次如此近地靠近一张女人的脸。不知怎的他有些慌乱。尤其是当他瞥见窗户上有个人头闪了一下时，他的脸竟刷地一下红了。

就这样，一个美丽的话题出世了。这类话题是富有生命力的，而主角恰恰又是他，生命力就变得特强了。

陈淮海是全团头号引人注目的人物。这个记录保持了十五年，而且还将继续保持下去。无论团里发生什么事，如团首长的更迭、各类先进标兵的涌现、走火伤人、男女关系……都是被议论一阵就进坟墓了，唯有他和与他有关的一切永生。原因很简单：他是一位军长的儿子。这个现象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结束：一，他调离这个团；二，团里调来一位军区司令的儿子。

传言每天在膨胀。某些细节象小说一样完美。那天中午的事演绎成了他捧着女人的头颅去吻她的眼睛。

他很气恼。这故事太浪漫，浪漫得离谱了。你们太不知我。你们编的这一切与我相去太远。在这种时候和这种地方我敢吻她，凭什么？凭我是个大官儿的儿子，还是我不羁的待友态度？其实你们不知我在接近她的脸时是一种怎样的紧张心情。

8000811

这件事委实够难堪了，但与另一件难堪的事相比，只是小弟弟。

罗一明的妻子真的喜欢他。

陈淮海几乎能够肯定罗一明是吸引不了女人的。那张脸和那个人都太象女人了。女人和男人都不喜欢和自己相同的人。但他一点也没料到，那女人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把爱情的船儿掉了方向。

一明婚后不几天，去外地出差，陈淮海与一明的妻子一起去送行。火车开走以后，他俩步出站台。那女人小声说了一句话：“释放啦。”

淮海一惊。玩笑吗？他仔细地望望女人的脸。他立即明白这不是玩笑。他更吃惊了。天哪，这新婚的女人居然把自己当作囚犯般看待。那么，那曾经令淮海羡慕的新房不是温柔乡，是囚笼？一明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

那天晚上，他送了几个烤白薯给那女人。他前脚回到自己房间，女人竟后脚跟了进来，拿着烤白薯。

“再给我点白糖。”

她家里不会没有白糖，为什么向我要？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蘸白薯吃。”

“白薯已经够甜了，为什么又加糖？”

“不甜。不甜。我觉得它不够甜！不够甜！”

她说着，大大的动人的眼睛望着他，一会儿，竟浮出泪花。



陈淮海的心弦被重重地拨了一下。

罗一明出差回来那天，他和她又去车站，出营房后不久，淮海觉得自己的衣服被她连连拉了几下。他一回头，见她一脸慌乱，心神不宁，半晌才嗫嚅地说：“你……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”

你说，这种事难堪不？朋友和上帝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亵渎的。朋友的妻钟情于自己，神圣是不是开始掉价？只有一件事情能比它更难堪——他也钟情于朋友的妻。那样，神圣要发霉的。

他真的也喜欢那女人。

**2** 主攻连连续冲锋三次都失败了。没有一个人退下来。冲锋者全都倒在山坡上。山坡是裸体的（炮火把它的衣裳剥光了），可以清晰地看见每个人栽倒时的姿势。陈淮海断定，所有的伤口都在身体前部。

秦始皇的军人们认为，伤口在背后是可耻的。陈淮海对这一点极推崇。

战士们把离堑壕比较近的尸体拉了回来，一共二十具。他们被整齐地放在堑壕边，等待后运。陈淮海从烈士们身边走过，他的心猛然缩紧了。

二十名烈士的眼睛全是睁着的，无神地望着天空。这是战争中难得见到的奇观呵。他大大地激动起来。“睁着吧，睁着吧，睁到给你们立碑的时候！”

罗一明也看清了这情景，脸有些发白。低声说：“这是

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冲上去，”陈淮海说，“他们心里恨不过！”

报话员跑过来对他说：“团长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，他说他对你能否攻下南山，胸中揣着一个问号。”

这家伙来激我了。激将法古老得有股陈腐味，用不着。他说：“告诉他，我胸中揣着一头雄狮！”

他接着恨恨地想，那家伙难道不知道我血管里流的是谁的血？他又回头望了望大虎山。闪烁的亮点更多了。团长，你用望远镜看好了。他又想到她。在她眼皮底下，我得做一个真正的男人。

第四次冲锋又失败了。

战斗残酷已极。主攻部队连以上干部只剩下三个人了，陈淮海、罗一明，还有一个战前从政治处下来代职的干事。

第五次冲锋马上就要开始。为数不多的战士正迅速在塹壕里集结。一张张年轻的脸孔上布着严霜。谁率领这支敢死队再去给敌人悲壮的一击？陈淮海想去但不能。目前他的使命还不是冲锋。那么只剩下一明和那个干事了。干事是政治圈子里的人。有军事干部在，哪能把他推上前？

如此说，这个机会是一明的了。一明？淮海费踌躇了。

在强敌面前，冲锋意味着什么，陈淮海太明白了。他飞快地向他的朋友送去一瞥。罗一明正眯着眼睛仰望红通通的南山主峰，眼神凄凄的。一明面孔的剪影象女人一样有魅力。这张面孔等一会儿将毫无生气的永远的朝着天空

吗？

淮海轻轻颤抖了一下。

几发炮弹在堑壕外爆炸，硝烟和气浪野兽似地扑来。罗一明剧咳，腰弓着，一只手向前扶住壕边，象在乞讨。那模样令淮海怜悯。

他要死了。他死也是有冤的。他的妻子不爱他，爱别人，他还痴痴地以为自己被爱着。淮海突然觉得自己是那样深刻地理解了上个世纪俄国人的—种心情：别再提普希金了，他的死，使我们感到大家都对不起他。

战士们在望着他。他下意识地觉得那些目光是不怀好意的。他们都知道那传言，是否等着看我的戏呢？他清楚自己太敏感，而此时此地的敏感就有些卑鄙了。但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团长也在用这种目光望着他。

他记起来有人曾说：“看着吧，他一定会用各种办法把那女人搞到手的。”

又有人说：“一明准得为这事倒霉！”

他伤心了。你们太不知我。不知我至此，叫我如何是好呢？其实，你们怎想象得到我心中的痛苦？

近一段时间来，一种对不起朋友的心情一直在折磨着陈淮海。因为那传言，他恨巨人般的习惯势力；因为那女人真的钟情于自己，他在惶惶中竟有一点恨那女人；因为他真的钟情于那女人，他又恨自己，恨得想结果自己。而他每一次恨过之后，都觉得欠一明一点什么。

他们都渴望过女人。当他们两个兜的军装换成四个兜的军装时，这种渴望变得灼人了。机关里很多同伴在谈恋爱，收到一封情书就象收到一份捷报。太阳在头顶。罗一明落后了，没有捷报也没有太阳。他的脸阴着。

有一天，他收到了一封信，厚厚的，信封上写着发信人的名字。一个典型的女人名字。

“一明的情书！”

机关里，这消息长了腿。一明接过信时脸红红的。这种脸红就是招供。

信每隔几天就会飞来一封。捷报频传。

某日中午，淮海走进一明宿舍。一明正在写信封，神情慌乱地用手遮挡，引起淮海的极大好奇。强扒开一明的手，他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信是写给一明自己的。落款是那个已经在淮海脑子里生了根的名字。

原来一封封情书都出自一明本人的手。

现在的那个女人原先是师医院的护士，结婚后调到团卫生队来了。自从一明与她相识后，全世界的幸福之光都集中在一明脸上了。他爱她爱得那么强烈，使机关其他男儿女儿们的爱情统统显得逊色了。结婚前不久，淮海好几次看见他擎着一块手帕独坐在窗前喃喃，眼里有泪光。手帕上小花朵朵，妩媚中透着秀气，阴性的。

“她的？”淮海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送你的？”

一明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从她房里偷来的。”

偷来了手帕，偷来了她的心吗？

有时，深更半夜，他擎着手帕一个人在操场上踱步。

陈淮海知道那女人钟情于自己以后，很害怕想起这两件事。它们是两把刀，频频指向他的良心问罪呢。他知道那女人在一明心目中占着什么地位。那是一明的江山。他难道能用不法手段篡夺吗？

然而，最下决心忘掉的事，其实最忘不掉。

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变得不愿意看见罗一明了。每当一明和他在一起时，他心里会涌出一种狼狈感。尽管魁梧的他比一明整整高一个头，可还是感到狼狈。一明脸上总爱挂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微笑。这微笑现在叫他特别受不了。笑中仿佛含着轻蔑和讥讽。只有胸有成竹的审判别人的人，才会有这种笑。这一刻，他很痛苦。他总是默默地向这个微笑的男人请罪，通过这种秘密行动来解脱自己良心上的沉重负担。

有时，他会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的心理和行为都很可笑。芝麻大一点事，痛苦哪门子？还自称是什么少壮派。又是巴顿、又是沙龙的，一个女人就把心搅乱了。父辈们打下了天下，绝对的一代天骄。天骄的儿女们也应当是天骄。这联想有点漫不着边，但他就这样想了。

好几次，他鼓足了勇气想把这件事告诉罗一明，然而当他和一明面对面的时候，又改变了主意。倒不是因为勇气

逃跑了，而是他不忍心那样做。他不愿由他去宣判他们婚姻的死刑。开赴老山前，他到团部受领作战任务，由于天晚就留宿在那里。一明丢下妻子来与他作伴过夜，使他大为感动。他觉得不能不说了。上战场，也许就要永远留在那里了。

他精心考虑了开口的时间和方式，甚至第一句话——他们将躺在床上谈许久，熄灯时，一明的手刚刚伸向灯绳，他要突然拉住他的手，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关灯之前，请先接受我的道歉！”

但他又一次没说。因为那一夜，一明告诉他，那女人怀孕了。一明说话时兴奋得发抖，令淮海心里一阵痛楚。

**3** 第五次冲锋开始了。那位从政治处下来代职的干事挥舞着冲锋枪冲在最前头。陈淮海留下了罗一明。干事代替他先一步去了。

陈淮海默默地对罗一明说：“朋友，我帮了你一回。”

这一次够凶的。四十多名战士大吼大叫着，不顾一切地向山顶跃进。虽然不时有人一头栽倒在地上，但还是有一些战士冲到了敌人的堑壕边。

陈淮海以拳击掌，大叫：“撕开口子！”

他激动极了，又情不自禁地回头望望大虎山。亮点变成了抖动着的。它们也激动？她也会为我激动吗？会的。

敌人使用了火焰喷射器。火海中，一个个不屈的身影在翻滚。

那位干事跃进了敌人的堑壕。还有几个战士也跃进

去了。

陈淮海说：“真汉子！”

他正要带领剩余的战士扑上去，忽然响起一片惊呼。他凝神望去，一个情景使他周身的血冻住了：敌人把一具残缺的尸体从堑壕里掷出来。是那个干事。

他大骂起来。

又有几具尸体被掷出来。

他又看到，在敌人堑壕外，一个负了重伤的战士正艰难地向前爬去。战士的责任呵。他的眼睛潮湿了。一个敌人从堑壕里跳出来，冲锋枪对准那战士。哒哒哒。陈淮海清楚地看见战士的半个头仿佛都没有了。可他还在向前爬。淮海想起了海明威笔下那只爬向猎人的濒死的非洲狮。

淮海的眼睛红了。

“我不信！不信！”

堑壕里，战士们又一次集结。陈淮海明白，不会再有另一次集结了。他手里只有一个排的兵，而且是哀兵。再冲不上去，这二十多人也会统统头朝前死去。

他将死在最前面。

战士们站成一排。他检阅般地从他们面前走过。最后的检阅，多象邓世昌。赴死前的水兵们呢，是不是个个象铁一样坚强？

有的是，有的不是。那张娃娃脸就是惊恐的。在想妈妈？原谅他吧，人不是铁。这么残忍的厮杀场面，谁经历过？它用笔写不出来，只能画出来。

罗一明的熟悉的面孔不在。

淮海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激动和慷慨的决定，他要派罗一明到团指挥所去报告情况。一明一走，他就发起冲锋。

他要让一明活下来。

这样做也是可行的。一明毕竟是团里的人。

从堑壕另一侧传来一声枪响。

他并未留意。过了几十秒钟，从那里又传来一阵隐约的叫骂声。怎么回事？

他走过去。罗一明在那里，还有一个头部负伤的战士。一明的左手紧紧捂着右臂，血从指缝中渗出来。他也负伤了！那战士正指着一明骂着：

“你小子不是玩意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淮海喝问。

“你问他！”

一明的头垂着。

“你讲。”淮海命令那战士。

“他朝自己胳膊上开了一枪！”

自伤？淮海的头轰地一下炸了。

“讲清楚！”

“我负伤后，一直躺在这里。刚才他一个人跑过来，东张西望的，我起了疑心，就闭上眼睛，装作昏迷的样子。他也以为我昏过去了，掏出手枪来，枪口用毛巾包着，在自己胳膊上，腿上，还有肩膀上，比划了好大一阵子。我一下就



明白了他要干什么，可我一动也不动。最后，他朝胳膊上开枪了。他还想再朝腿上打，可我猛地跳起来，他吓得跌倒了。”

淮海感到一阵反胃般的难受。他的第一个感觉是：“在旅馆里开错了房间，看见了一个可耻的场面。”这是海明威说的。大作家真厉害，他的话似乎就是专门为某些人和某些场面准备的。第二个感觉是：他被欺骗了。

军人的耻辱不是战败而是背叛。战败者死一次，背叛者死一千次。对此，今天的军人们和秦始皇的军人们是一脉相承的。陈淮海更是特别看重这一点。有时，他甚至不能容忍敌人的背叛。

自伤是背叛。手中的那条枪只能朝着敌人。军队中，战前自伤是要长久坐牢的；战斗中自伤，是赤裸裸的临阵逃跑，人人可以先斩后奏。

“缴他的枪。”淮海命令。

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宣判。一明的枪根本不在他手里，被那头部负伤的战士紧攥着。一经宣判，他就被推到鸿沟那一边去了。不，是他自己把自己推过去的。

淮海望着一明，这一刻，他觉得那张脸好陌生好陌生。这个人难道是他十五年来的朋友吗？仅仅是几分钟前，他对这个人还怀着一种歉疚的负罪的心情，可现在这种心情忽然遭到了亵渎。

他觉得自己强烈地被侮辱与被损害了。

而在这时还有一种更强烈的感觉在撞击着他。朋友，